

鑄雪齋抄本聊齋志異

二



嵒湖鑄雪齋

聊齋誌異卷之二

金世成

般陽蒲城縣

柳泉

南

世成

金世成長山人素不檢忽出家作頭陀類顛僧不潔以為
美犬羊遺穢於前輒伏啜之自號為佛愚民頗異其所為
執弟子禮者以萬千計金訶使食笑無敢違者創殿閣而
費不貲人咸樂輸之邑令南公惡其恠執而笞之使修聖
廟門人競相告曰佛遭難爭募救之宮殿旬月而成其金
錢之集尤捷於酷吏之追呼也

異史氏曰予聞金道人皆就其名而呼之謂為金世



北京聯大

00106874

成佛品至嚼穢極笑咎之不足辱罰之適有濟南令公
處法何良也然學宮圯而煩妖道亦士大夫之差笑

董生

董生字題思青州之西鄙人冬月薄暮展被於榻而熾炭
焉方將篝燈適友人招飲遂扃戶去至友人所坐有醫人
善太素脉徧診諸客末顧王生九思及董曰余聞人多笑
脉之無如兩君者貴脉而有賤兆壽脉而有促徵此非鄙
人所敢知也然而董君實甚共驚問之曰某至此亦窮
於術未敢臆決願兩君自慎之二人初聞甚駭既以模稜
語置不為意半夜董歸見齋門虛掩大疑薰中自憶先

嵒湖鑄雪齋

去時忙促，故忘扃鍵，入室未遑，爇火先以手入衾中，探其溫否，纔一探入，賦有卧人，大驚，斂手急火之，竟為姝麗，韶顏稚齒，神仙不殊，狂喜戲探下体，則毛尾修然，大惧，欲遁，女已醒，出手捉生臂，問君何往，董益惧，戰栗哀求，願乞憐恕，女笑曰：何所見而畏我？董曰：我不畏首而畏尾。女又笑曰：君誤矣，尾於何有？引董手強使摸探，則髀肉如脂，尻骨童耳。笑曰：何如？醉態矇眊，不知伊何遂誣妄若此。董固喜其麗，至此益惑，反自咎適人之錯，然疑其所來無因。女曰：君不憶東隣之黃髮女乎？屈指移居者已十年矣。爾時我未笄，君畫髻也。董恍然曰：卿周氏之阿瑣耶？女曰：是矣。董

曰卿言之我彷彿憶之十年不見遂苗條如此然何能來
女曰妾適痴郎四五年翁姑相繼逝又不幸為文君刺妾
一身斃無所依憶孩時相識者惟君故來相見就入門已
暮邀飲者始至遂潛隱以待君歸待之既久足冰肌粟故
借被以自溫耳幸勿見疑董喜解衣共寢意殊自得月餘
漸羸瘦家人怪問輒言不自知久之面目益支離乃惧復
造善脉者診之醫曰此妖脉也前日之死徵驗矣疾不可
為也董大哭不去醫不得已為之針手笑臍而贈以藥囑
曰如有所遇力絕之董亦自危既歸女笑要之怫然曰勿
復相糾纏我行且死走不顧女大慙亦怒曰汝尚欲生也

嵒湖鑄雪齋

耶至夜董服藥獨寢甫交睫夢與女交醒已遺矣益恐移寢於內妻子夾守之夢如故窺女子已失所在積數日董吐血斗餘而死王九思在齋中見一女子來悅其美而私之詰所自曰妾適思之隣也渠舊與妾善不意為狐惑而死此日妖氣可畏讀書人宜慎相防王益佩之遂相懽待居數日迷罔病瘳忽夢董曰與君好者狐也殺我矣又欲殺我友我已訴之冥府洩此幽憤七日之夜當炷香室外勿忘却醒而異之謂女曰我病甚恐委溝壑或勸勿室也女曰命當壽室亦生不壽勿室亦死也坐與調笑王心不能自持又亂之已而悔之而不能絕及暮插香戶上女來

援棄之。夜又夢董來。讓其違囑。次夜暗囑家人。俟寢後。潛炷香室外。女在榻上。忽驚曰。又置香也。王言不知。女急起。得香。又折滅之。入曰。誰教君為此者。王曰。或室人憂病。聽巫家壓禳耳。女徬徨不樂。家人潛窺香灰。又炷之。女忽嘆曰。君福澤良厚。我悞害過。思而奔子。誠我之過。我將與彼就質於冥曹。君如不忘夙好。勿壞我皮囊也。逡巡下榻。仆地而死。燭之狐也。猶怨其活。遽呼家人。剥其革而懸焉。王病甚。見狐來曰。我訴諸法曹。法曹謂董君見色而動。死當其罪。但咎我不當惑人。追金丹去。復令還生。皮囊何在。曰。家人不知。已脫之矣。狐慘然曰。余殺人多矣。今死已晚。然

嵒湖鑄雪齋

忽哉君子恨恨而去王病而幾危半年乃瘥

斲石

新城王欽文太翁家有園人王姓初入勞山學道久之不火食惟啖松子及白石徧體生毛既數年念母老歸里漸復火食猶啖石如故向日視之即知石之甘苦酸鹹如啖芋然母死復入山今又十七八年矣

猪婆龍

猪婆龍產於江西形似龍而短能橫飛常出沿江岸撲食鵝鴨或獵得之則貨其肉於陳柯此二姓皆友諒之裔世食婆龍肉他族不敢食也一客自江右來得一頭繫舟中

一日泊舟錢塘，縛稍懈，忽躍入江，俄傾波濤大作，估舟傾沉。

某公

陝右某公，辛丑進士，能記前身。嘗言前生為士人，中年而死。後見冥王判事，以蠟油鑊，一如世傳。殿東隅設數架，上搭猪羊犬馬諸皮簿。吏呼名，或罰作馬，或罰作猪，皆裸之於架上，取皮被之。俄至，公聞冥王曰：「是宜作羊。」鬼取一白羊皮來，捺覆公體。吏白：「是曾拯一人死。」王檢籍覆視，示曰：「免之。」惡雖多，此善可贖。鬼又褫其毛革，已粘體，不可復動。兩鬼捉臂按肩，力脫之，痛苦不可名狀。皮片斷裂，不

嵒湖鑄雪齋

得盡淨。既脫。近肩處猶粘羊皮。大如掌。公既生。背上有羊毛叢生。剪去復出。

廟鬼

新城諸生王啟復者。方伯中字公象。坤曾孫。見一美人入室。貌肥黑。不揚笑。近坐榻。意甚褻。王拒之不去。由此坐卧輒見之。而意堅定。終不搖。婦怒。批其頸有殺。而亦甚痛。負以帶懸梁上。猝與並縊。王不覺自投梁下。引頸作縊狀。人見其足離地。挺然立當中。即亦不能死。自是病顛。忽曰。彼將與我投河矣。望河狂奔。曳之乃止。如此百端。日常數作。術藥罔効。一日忽見有武士鎗鎖而入。怒叱曰。朴誠者汝

何敢擾。即繫嬭項自櫺中出。繞至窗外。嬭不復人形。目電
烟口。血赤如盃。憶城隍廟中有泥鬼四。絕類其一焉。於是
病若失。

○○陸判

陵陽朱爾旦。字小明。性豪放。然素鈍。學雖篤。尚未知名。一
日文社衆飲。或戲之云。君有豪名。能深夜負十王殿。左廟
下判官來。衆當釀作筵。蓋陵陽有十王殿。神鬼皆不離。故
歸如生。東廡有立判。綠面赤鬚。貌尤猙獰。或夜聞兩廊下
拷訊聲。入者毛皆森豎。故衆以此難朱。一咲起。遂去。居無
何。門外大呼曰。我請髯宗師至矣。衆起。俄負判入。置几上。

嵒湖鑄雪齋

奉觴酌之三。衆睹之。瑟縮不安於坐。仍請負去。朱又把酒灌地。祝曰。門生狂率不文。大宗師諒不為怪。荒舍匪遙。合秉興來覓飲。幸勿為吟哇。乃負之去。次日衆果招飲。抵暮半醉而歸。興未闌。挑燈獨酌。忽有人牽簾入。視之。則判官也。起曰。噫。吾殆將死矣。前夕冒瀟。今來加斧鑕耶。判啟濃髯微笑曰。非也。昨蒙高義相託。夜偶暇。敬踐達人之約。朱大悅。牽衣促坐。自起滌器。藝火判曰。天道溫和。可以冷飲。朱如命置瓶案上。奔告家人。治肴果。妻聞大駭。戒勿出。朱不聽。立俟。治具以出。易殘交酌。始詢姓氏。曰。我陸姓。無名。字與談典。應答如响。問知制蓀否。曰。妍媸亦頗辨之。陰司

誦讀與陽世亦畧同。陸豪飲一舉十觥。朱固竟日飲。遂不覺玉山傾頽。伏几醺睡。比醒則殘燭昏黃。鬼客已去。自是三兩日輒一來。情益洽。時抵足卧。朱敲窗稿。陸輒紅勒之。都言不佳。一夜朱醉先寢。陸猶自酌。忽醉夢中。臙腹微痛。醒而視之。則陸危坐床前。破腔出。腸胃條々。整理。愕曰。夙無仇怨。何以見殺。陸笑云。勿懼。我與君易慧心耳。從容納腸。已復合之。末以裹足布束生腰。作用畢。視榻上亦無血跡。腹間覺少麻木。見陸置肉塊儿上。問之。此心也。作文不快。知君之毛竅塞耳。適在冥間。於千萬心中。揀得佳者一枚。為君易之。留此以補缺數。乃起掩扉去。天明解視。則創

嵒湖鑄雪齋

已合有經而赤者存焉。自是文思大進。過眼不忘。數日又出示陸。曰。可矣。但君福薄。不能大顯貴。鄉科而已。問何時。曰。今歲必魁。未幾科試冠軍。秋闈果中魁元。同社中諸生素揶揄之。及見闈墨。相視而驚。細詢始知其異。共求朱先容。願納交陸。諾之。衆大設以待之。更初陸至。赤髯生動。目炯如電。衆茫乎無色。齒欲相擊。漸引去。朱乃携陸歸。飲既醺。朱曰。滿腸代胃。受賜已多。尚有一事相煩。不知可否。陸便請命。朱曰。山荆子結髮人。下體頗亦不惡。但頭面不甚佳。欲煩君刀斧。如何。陸笑曰。諾。容徐以圖之。過數日。半夜來叩門。朱急起。延入。燭之。見襟裏一物。詰之。曰。君

曩所囑。向覓物色。適得美人首。敬報君命。朱撥視。頸血猶
濕。陸力促急入。勿驚禽犬。朱扃門戶。夜局。陸至。以手推扉。
扉自開。引至臥室。見夫人側身眠。陸以頭授朱。抱之。自于
靴中出白巾。如匕首。按夫人項。着刀如切腐狀。迎刃而解。
首落枕畔。急于生懷。取美人首。合項上。詳審端正。而後按
捺。已而移枕。塞肩際。命朱瘞首。靜所乃去。朱妻醒。覺頸間
微麻。面頰甲錯。搓之得血片。甚駭。呼婢汲盥。婢見面血痕。
籍驚絕。濯之盆水。盡赤。舉首則面目全非。又駭。極夫人引
鏡自照。錯愕不能自解。朱入告之。因反覆細視。則長眉掩
髮。咲靨承額。畫中人也。解領驗之。有紅綫一周。上下肉色。

嵒湖鑄雪齋

判然而異。先是吳侍御有女甚美，未嫁而喪二夫，故十九猶未醮也。上元遊十王殿時，遊人甚穢，內有無賴賊窺而艷之，遂陰訪居里，乘夜梯入穴寢門，殺一婢于床下，逼女與淫。女力拒，聲喊賊怒而殺之。吳夫人微聞，闔閤，叫婢往視，見尸駭絕。舉家盡起，停尸堂上，置首項側，一門啼號紛騰。終夜詰旦，啟窆，則身在而失其首。徧搜女，謂所守不堅，致墜犬腹。侍御告郡，嚴限捕賊三月，而罪人弗得。漸有以朱家換頭之異聞吳公者，吳疑之，遣媼探諸其家。入見夫人，駭走以告吳公。公視女尸，故存，驚疑無以自決。猜朱以左道殺女，往詰朱，曰：室人夢易其首，實不解其何故。

謂僕殺之則寃也。吳不信，訟之。收家人鞠之。一如主言。即守不能決。朱歸求計于陸。曰：「不難。」當使伊女自言之。吳夜夢女曰：「兒為蕪溪楊大年所殺。無與朱孝廉。彼不艷其妻。陸判官取兒頭與之易之。是兒身死而頭生也。願勿相仇。」醒。夫人所夢同。乃言于官。問之果有楊大年。執而械之。遂伏其罪。吳乃詣朱請見夫人。由此為翁壻。乃以朱妻首合女尸而葬焉。朱三禮闈皆以場規被放。于是灰心仕進。積三十年。一夕陸曰：「君壽不永矣。」問其期。對以五日。能相救否。曰：「惟天所命。人何能私。」且自達。人觀之。生死一耳。何必生之為樂。死之為悲。朱以為然。即製衾棺槨。既竟。盛服。